

姚蜀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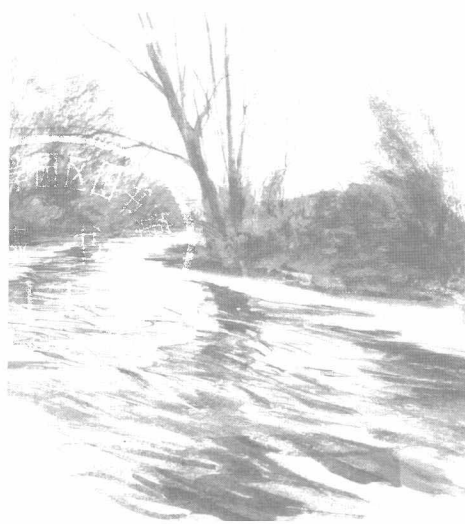
似水流年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似水流年

姚蜀平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似水流年 / 姚蜀平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60-5603-9

I. 似… II. 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8848 号

责任编辑: 钟洁玲 黎 萍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 1 插页

字 数 45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第一章 尚大夫和夏晶榕一家 1
- 第一节 尚安妍的美好憧憬 1
- 第二节 周末舞会带来的苦果 6
- 第三节 特殊病房里的两个特殊病人 19
- 第四节 夏晶榕有个欢乐的家 27
- 第五节 尚安妍的厄运还刚刚开始 36
- 第六节 乌云压境时的隆隆雷声 40
- 第七节 盐碱一号农场 45
- 第八节 烽火点燃了北京城 51
- 第九节 十二级台风横扫欢乐小院 67
- 第十节 冬生不见了 79
- 第十一节 沸腾的城市和疯狂的人们 87

第二章 远离北京的地方 95

第十二节 小镇医院的新大夫 95

第十三节 月秀溪畔的夜半琴声 100

第十四节 阿婆为谁招魂 106

第十五节 魂儿是怎样被招回来的 112

第十六节 沐水河两岸的躁动 119

第十七节 决战前夜的阵阵鼓声 125

第十八节 火光中的一个身影 132

第十九节 夜半病人带来的梦魇 139

第二十章 小学校里的留守人 151

第二十一章 严院长的好意险些成了葬送 160

第二十二章 春容和她身后的千千万万 170

- 第二十三节 “北国风光”成了救命稻草 178
- 第二十四节 温尔雅永远遗憾 191
- 第二十五节 告别沐元县 203
- 第三章 重返北京城 209
- 第二十六节 户籍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209
- 第二十七节 冬生的最后一点记忆 223
- 第二十八节 武正兴又在关键时刻出现 231
- 第二十九节 再见牛主任 241
- 第三十节 婚礼上的不速之客 253
- 第三十一节 悲哀的重逢 264
- 第三十二节 双博士的唯一学生 273
- 第三十三节 诗兴大发的冬生身陷囹圄 283

第三十四节 巨星陨落的余波 295

第三十五节 甘先生为冬生布下的两步棋 305

第三十六节 机场上的誓言 318

第四章 来自大洋彼岸的余波 334

第三十七节 寻找消失的足迹 334

第三十八节 三十年的轮回 344

第三十九节 狭路相逢 355

第四十节 机场上的新誓言 367

后记 379

第一章 尚大夫和夏晶榕一家

第一节 尚安妍的美好憧憬

我们要说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事情。二十世纪刚刚过去，那个时代的人物和故事好像已经距今很久远了。如果用心回忆，还能捕捉一些隐隐约约的画面；如果懒散一些，它们就随时光流逝而去。就像河上飘浮的断枝杂物，被卷到死角，终会沉到河底，再过几十上百年，河水改道，它们又被人挖掘出来，那时会有几十种假设和理论去推测和考证……

那时天很蓝，树很绿，人们刚尽兴地唱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又高唱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最时髦的列宁装装点着从少女的窈窕到老妇的臃肿，但人人都相信明天更美好，因为那是共产主义。这个新名词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不曾有过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去向往或是去惧怕。那时最骄傲的称呼是同志。人们把小孩称“小同志”，把老人称“老同志”，把女人称“女同志”。每个被称为“同志”的人都会心旷神怡，他们相信美好的共产主义自有他们的一份，他们也愿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明天而使出浑身解数。那个时代人人都跳上了这辆战车……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这辆战车正在飞速向前奔驰，它荡涤了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不是吗？妓女被改造了，鸦片再也买不到了，地痞流氓会道门都被镇压了。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忧心忡忡地相信共产主义没有他们的份儿，只盼不要被这辆飞奔向前的战车碾成粉末，情愿只是被甩到后面。殊不知这里没有真空地带！这是很多人在以后不同年代里，以不同方式体会到的。

当中南海换了新主人，天安门广场还保留着东、西、南三面宫墙。这里仍是北京市中心最开阔的地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曾在这里留下它的足迹，当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从西郊传来时，国民党接走最后一批学者、要员的飞机，正是把长安街和东单广场当作跑道和临时机场飞向南京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同

样是在长安街边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当环城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绕着紫禁城欢快奔跑时，沿途的三座门、四牌楼在几位旧知识分子的微弱抗议声中悄悄地被拆除了。那时还没有人胆敢设想，围绕北京的巍峨古老的城墙有朝一日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有人把目光注视到从城墙根一直向西，直到那片西山之间广袤百里之地，那群不高却连绵的山峦远远地、静谧地卧在那里，泛着紫光、吐着薄雾。如果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没有对紫禁城的宫廷楼阁有更多建树的话，那么他们在西郊、北郊园林上砸下的银子和花的心血，却也造就了那些至今或已消失或仍昌盛的游览胜地。

从城墙根到西山的中途，有个地方叫“海淀”。顾名思义，海者，百川汇聚之水域也；淀者，浅水湖泊。曾几何时，如今熙熙攘攘的海淀还只是湖泊点点、泉水潺潺、莲藕菱芡，层出不穷。以后开阔的水域变成了片片稻田，它们汇集成了或是泊，或是湖的皇家园林景点。当年成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休闲去处。民国开创了开明风气，老百姓竟也可以坐着马车、骑着毛驴去逛颐和园了。那条由西直门通往颐和园的路，由窄变宽；由堆积一寸尘土的土路，到五六十年代的水泥路、柏油路；由光秃秃的马路，变为路旁挺拔出两行高大的白杨树；双向道马路中间是两行迎春花，初春时，盛吐摇曳的黄色迎春花像马路中间的两条黄色缎带。宽敞大道上奔驰的已经是公共汽车了，还有为数不多的小轿车和自行车。

马路两边是星星点点的农舍和庄稼地，还有片片松林……仔细看去，那是称不上“林”的，只是一株株松树围成的一个方阵，里面石桌石凳围着座大坟头，不知是何皇族贵人的墓地。久而久之没人照看，墓已不成形，却成了小小的休憩地。

五十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在这样的一个小松林里，有两个刚毕业的女中学生正在里面享受它的恬静。她们是章曙光和尚安妍。

夕阳透过松针洒在石桌上，像是一队队跳跃的步兵在不规则地操练。章曙光正在石桌上兴致勃勃地洗牌，她两眼直视眼前飞舞的扑克牌，然后熟练地把它们排成四列。不久前她在母亲的一位老战友家里，学会了用扑克牌算卦，今天要露一手给好朋友看。这两个在校园里形影不离的女学生，无论从哪里看都没有共同点，可是她们除了上课以外，总是黏在一起。

章曙光父母是延安出身的老干部，从小在集体环境中长大的随和，加上这些年作为干部子弟的优越，她永远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投向他人的目光永远是热情而毫无顾忌，她根本不懂什么是犹豫，什么叫谨慎，连走路都是咚咚地震天动地。章曙光过早发育不仅表现在她的胸部，也在她蠢蠢欲

动的心。她有时痴痴地看着好友尚安妍，禁不住自言自语道：“我要是个男孩该多好！”她喜欢和那些看着顺眼的男同学说话。有时她故意拉着尚安妍一起往男同学那边凑，尽管她知道人家跟她说话不是冲着她，但是她也知道尚安妍是懒得答话的，所以她有足够机会和那帮男同学瞎扯。她的这个习惯继续了很多年，带着这个漂亮朋友去访亲拜友，她会十分得意地看着别人如何惊叹她带来了个什么尤物。她成长得太顺利了，她也用透明和豁达回馈社会。她对尚安妍没有一点嫉妒，只有炫耀。这种炫耀持续了好多年，直到给她好友带来灭顶之灾，而她水晶一样透明的性格也就此告终。那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我们的故事真正是从那时才开始。

尚安妍在班里女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子最高。不论什么人初见尚安妍都会忍不住多看她两眼。她美而不艳，傲而不狂；最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她凝乳般的肤色，高挑的个子，和颇长的脖颈；一双眼睛永远无邪地正视任何一个面对她的人。当被她凝视的人心慌意乱时，她早已漫不经心地转头向远处眺望。人们发现，她嘴角常常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眼睛看着远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尚安妍总是很安静，很从容，她有了这位朋友，使她摆脱了无数的干扰。她们在一起时，她可以让章曙光尽情地说，而她却安安静静地去想。

“你看！”章曙光像触了电一样，从石凳上跳了起来，“全是红的！红桃，还有方块。”她歪着的头在不停地晃悠，得意的笑容从嘴角流了出来。

尚安妍被她唤醒，斜看了一眼石桌上的牌，不经意地问道：“什么意思？”

“这是我给自己算的命。”章曙光眉飞色舞地放出连珠炮，“红桃代表爱情，方块代表金钱。怎么样，爱情加金钱，命不错吧！”她等待朋友发出赞叹和羡慕的喊叫。

尚安妍满不在乎地说：“你真信？”

章曙光有点失望地回答：“你信就会真，不信无所谓真不真。”她突然把牌搅混，又刷刷地洗起牌来，两只眼睛从石桌扫到尚安妍身上。“你摸一下牌。”她不容分辩地对尚安妍说。

章曙光又恢复了初始的热情，边洗牌边对朋友说：“我给你算命。”尚安妍像置身于外，她坐在石桌一角，踩着石凳，笑眯眯地看着松树上唧唧喳喳的麻雀和天上飘过的朵朵白云。不知过了多久，只听一声“噢！”传来。

尚安妍转过头来，看到石桌上的扑克牌一片黑，问道“什么意思？”

章曙光抿着嘴不说话。

尚安妍跳下石桌，俯身看清了那一片黑是黑桃和梅花，当中只夹了一张红

桃，显得格外耀眼。她自言自语地说：“红桃代表爱情，方块代表金钱。那黑桃呢？”

“事业！”章曙光忙不迭地回答。

黑桃预示的“事业”对喜好幻想的尚安妍，感觉它像飘浮在天上的一团团白云。白云时聚时散，有时也会飘走，不过后面永远是湛蓝的晴空。

“梅——花……”尚安妍拖长了音调。

“烦恼。”章曙光声音低得快听不到。

那一片黑色梅花预示的“烦恼”又是什么呢？章曙光怕胖是烦恼；她有什么烦恼呢？终日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眼睛凝视着远方的尚安妍，想不出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在等待她。

尚安妍嘴角露出嘲讽的一撇，伸手把扑克牌呼噜一搓，两个女孩尖叫着把牌撒向天空。

尚安妍是个南方姑娘。她自幼就失去了母亲，十三岁时父亲又去世，她来北京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可惜一年后姐夫又调到西北。尚安妍刚熟悉了北京，不愿再换地方，就考了个住校的高中，姐姐每月寄来十五元生活费。她连寒暑假都是在学校里度过，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光。每天逍遥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学校图书馆的小说成了她的最好伙伴，薄的她可以一天看一本，厚的三四天也会啃完。

那是有四个双层床，上下八张床铺的女生宿舍，平时会住满八个同学，假期却清静得很。她总选择上铺，躺在床上时，会呆呆地望着挂在房间中央的日光灯，它发出白灿灿的冷光，她觉得像是天上倾泻下来的月光。有时她会放下书，瞪着眼睛看天花板，那粉刷出现的裂缝像是流淌出一条小河，那是小时候在苏州，她们家后门的那条窄窄小河。河上日夜飘荡着小船，船家女前俯后仰地摇着橹，小船轻巧地闪过两岸洗衣、洗菜的主妇们，她好像又闻到了粪船划过时飘来的浓浓的、经久不散的臭味。母亲牵着她的小手，在湿漉漉的石头铺的街头小菜场买活虾，那些会蹦的小虾曾吓得她躲到母亲身后，现在她很盼望天花板上的裂缝里蹦下一只小活虾来，这个念头让她开心了许久。天花板就是她的往事回忆录，她的旧梦重温，尽管她并没有很多往事可回忆，也没有多少旧梦，更谈不上美梦。

尚安妍也爱幻想未来，那是比过去模糊得多的一片朦胧。她总是在勾画她的未来职业生涯：当大夫，像爸爸那样。爸爸给她留下的印象要比妈妈多一点，除了他的潇洒就是他的幽默。爸爸高兴的时候最爱吹口哨，他能吹出一首首歌来，像那时候人们爱唱的新疆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出来》，姐姐听爸爸吹这些歌时，也不撇嘴了。还有就是爸爸削苹果和梨子的本事真大，大梨

子的皮会被削成一个长长的螺旋形，吊在那把小刀的一端，她总是又叫又嚷地用两手去接那永远不会断的果皮。当然，爸爸给她最深的印象还是个不错的医生，那是许多人都那么说的。只可惜他没有把自己的病治好，盛年就死于恶疾，大概是口腔癌吧！她对父亲的最后印象就是他不能吃，不能喝，很痛苦地离开人世。报考大学时，她想都没想就报了医学院。章曙光给她算命布满的黑桃预示她会是个好大夫？尚安妍心里明白要当个好大夫太难了：不仅要有高明的医术，还要有崇高的医德……这是父亲老爱说的，她牢牢记住了“医德”两个字，只是还不大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大学生涯匆匆过去了，两个姑娘都有着惊人的变化。

章曙光大学时交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干部子弟男友。大学毕业不久就匆匆结婚。五年学制的尚安妍还在准备毕业论文呢！那年章曙光二十二岁，尚安妍不满二十一岁。

尚安妍毕业了。她被分配到她实习的北京中心医院，那是一座普通病人和普通医生都不大容易进去的医院，她这届毕业生中，只有她一个人分配到这里。在一片羡慕声中，北京没家的她从学校直接去医院报到了。本来在这个城市她就没有亲戚，又不善于交际，她真是没有什么朋友，除了那个高中同学章曙光，她倒还像以前一样，愿意献宝似的拉着这位漂亮朋友去访亲拜友。

尚安妍来院不久就参加了“老年气管炎治疗小组”，那里集中了一批有经验的老大夫，她从他们那里学了许多，每个人的几句话就够她思考几天。内科主治医师许大夫从美国回来已经十多年，是内科的台柱。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对后辈要求出名地严格。他看尚大夫好学，便告诫她：“别小看写病历，那就是一个大夫水平高低所在。同样一个病人，同样五分钟诊断，不同大夫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病历，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尚安妍牢牢记住了。

盛大夫也是留美归来的，他比许大夫年轻，是外科主治大夫，尚安妍会诊时和他共同工作过几次。盛大夫对尚安妍说过这样的话：“你是内科大夫，如果有机会，不要拒绝了解别的东西，像妇科、儿科、外科，甚至中医。不知什么时候，这些知识会帮你救人命。”尚安妍也记住了。当时她不会知道她为此下的功夫以后还真救过别人的命，那是以后年月里的事。

她不过问老大夫的每一次讲课。讲课的许大夫看见她进来悄悄坐在角落会说：“尚安妍，今天的课你不必听，没有新内容。”

尚安妍却像个规矩的小学生，认真地拿出笔和本子轻声说道：“听听有好处。”当别的年青大夫以不上这类课为荣时，她却从每个讲课人那里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新的思路和新的手段。而且下课后提问题最多的也总是这个不必来上

课的尚大夫。

有的年轻大夫也爱和尚安妍闲聊，她都能耐心地听。早几年来到这家医院的外科钟大夫，是唯一和尚安妍毕业于同一医学院的学长。他是个大块头，声音也像洪钟，尚安妍觉得他应该去唱男低音，而不是拿手术刀。他对待这个新来的小师妹自认有保护和帮助的责任，说话也随便。他曾对尚安妍抱怨过：“中医被看成国粹，国粹就要普及，我们这些人有必要去掌握中医知识吗？我看别浪费时间了。”他是医院里唯一偶尔敢跟她开开玩笑的人，毕竟是校友。

尚安妍的最初两年医生生涯就是这样度过的：紧张、刺激、愉快、充实。她自告奋勇承担了大多数的节日值班，她说：“我年轻，没家，没负担，让我来吧！”就因为这一点，她结了多少好人缘。尚安妍对所有的人，从门房老头儿、司机、护士、药房员工到大夫和领导，全是一个面孔：淡淡的微笑，轻轻地点头。她怕和人打交道，更不善于和人亲近，只好如此待人。她特别避免趾高气扬，这是姐姐信上叮嘱的：“你该改改目不斜视的臭毛病了，那样会把人得罪光的，那可难在医院立足了。”其实姐姐多虑了，喜欢她的人多着啦，甚至包括那些病人。

尚安妍对待病人更是拿出了真正的爱心。她惋惜父亲去世时自己年纪太小，她很想知道他说的“崇高的医德”究竟涵盖了多少她现在苦苦探求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在后来的非常时期，“医德”的价值才会不经意地显现出来；可是这个时候，她再探索也只有肤浅的理解。

大学时代尚安妍就剪去了两根粗黑的辫子，留了齐耳的短发。现在，身为大夫的她把短发塞进了白帽子里，更显得颀长脖颈的白净。当人们注视着侧面的尚大夫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她多像一尊古希腊大理石雕像，不仅是相貌，更多的是她的气质，她的冷峻，她的文静和她的从容，以及她那永远宠辱不惊的神态。

尚安妍怀抱着无限激情、喜悦乃至幸福感，来做所有这些在许多人看来是枯燥、紧张、乏味的工作，甜蜜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她看到了医术浩瀚的大海，在眼前汹涌翻腾直至无限遥远，而刚刚湿了两脚的她，正张开双臂微笑着走向深深的海洋。

第二节 周末舞会带来的苦果

章曙光两口子把小儿子送到了住在大院里的奶奶家。老人很喜欢小孙子，小家伙更喜欢在那个有六间大屋子的单元里奔跑，小保姆跟在后面满屋子转。章曙光一下子又恢复了自由。

那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和最苦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相比，六一年下半年已经稍有好转。在提倡多休息的日子里，有些家庭出现了一些聚会。人们除了嗑瓜子、传闲话，就盼着一件事：跳交谊舞。章曙光总是竖起耳朵，从周三就开始打听周六哪里有聚会或舞会。

小灶食堂位于奶奶住的大院主楼左侧，草坪前有一排黄刺梅树。小灶食堂小而精致，这里只有少数人能进来。它不仅有好厨师，供应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佳肴，还有高档的桌椅，窗上挂着紫红色的丝绒窗帘——那种只有在剧院里才能见到的真丝绒。棕黄色的地板打得锃亮，穿着皮鞋走在上面会咯噔咯噔响！也许正是这个光滑锃亮的地板，加上紫红色的丝绒窗帘，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这个隐蔽的小灶食堂，不是现成的高级舞厅嘛！据说真正让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的是位高官夫人。人们称她邝大姐，年轻一辈都叫她邝妈妈。

邝大姐身高体壮，五十多岁的人，保养得像只有四十几，很多人相信她年轻时一定不难看。像大多数有她这种身份的人一样，她浑身散发着一股优越感再加上十足的威严。

找邝大姐的人太多了，为了形形色色的人和林林总总的事。邝大姐的爱人是组织部的头儿，当然找她最多的是为了调动和升迁。也有很多人是直接奔邝大姐本人来的。因为人人知道她在这座大院风头最劲，门路最广，手腕最多。于是那些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找到了邝妈妈。

邝妈妈扬起两道剑眉训斥道：“开玩笑！什么舞会，就是那种两人搂搂抱抱的玩意儿？”

“那叫交谊舞，邝妈妈，上个星期六晚上人大会堂还有舞会呢！”一个男青年说。

“邝妈妈，只有您有办法把这事办成。”这时几个不同的声音哄起来。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生怕邝妈妈的剑眉会挑得更高，那就把路给堵死了。

随后有一天，邝大姐和老头子一起坐在这儿吃饭。邝大姐唠叨起年青人怂恿她在这里开舞会，她爱人突然停下筷子，眼睛死死盯着紫红丝绒窗帘，拖长了声调说道：“牛主任倒爱跳交谊舞……”邝大姐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牛主任是个有实权、有背景的主任，他很爱跳交谊舞，而且跳得非常好。邝大姐知道老头子偶然可以见到他，但很难说上话。

邝大姐一旦想做什么事，就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火车，勇往直前。她动用了她的所有关系和全部才能，小灶食堂的特殊周末舞会，竟然在一九六一年的深秋办起来了。开始两次舞会来的人并不是邝大姐期望的，多是年青的晚辈来凑热闹。他们的兴奋激怒了邝大姐，她大声对他们喊道：“你们当真以为这是为你们

开的!”

“那是为谁开的啊，邝妈妈?”几个不满的声音同时喊了起来。

邝大姐扭过头不理他们，她自知不该说这句话，可是让她不说也不可能。她坐到靠墙的椅子上生闷气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她的老头子坐到了她的旁边，两人静默了一会儿，老头子轻声说道：“要找些漂亮女孩来，光这地板、这窗帘能吸引谁，就这群后生?”

那天晚上，当舞会冷冷清清结束时，邝大姐对那群坚守到最后一支舞曲的一班年轻人说道：“下次带些会跳舞的、见过世面的来。咱们舞会也得有点高水平，拿得出手的。”

邝大姐的话传到了章曙光的眼里，她一下子就有了主意。

接下去的一周，章曙光前后跑到北京中心医院去了三次。尚安妍说你这么那么没记性，又来找我了，我可不会再跟你去跳舞啦。章曙光竟然找到了内科党支部书记，说了几箩筐的大道理，最后支部书记都来动员尚安妍：“小尚啊，该休息还是得休息，劳逸结合嘛!”

尚安妍又找了个借口：“你说那个地方挺高级的，我可没好衣服，去献什么丑啊!”

“你早该买几件像样衣服了，整天白大褂。对了，你毕业晚会穿的那件白连衣裙挺好看的，没见你再穿过。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军大衣，就穿它吧!”章曙光早就在心中安排好了一切。

章曙光没有估计错，她带来的这位高高个儿、身着白色连衣裙的漂亮姑娘，从一进场，到每支舞曲，都是舞会的核心人物。她实在太出众了，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无可挑剔。仰慕她的人，都把她当作舞会皇后。尚安妍被带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和许多陌生人跳舞，心中老大的不自在。她谨慎小心地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周旋，尽管表面装得镇静、从容，心中却是惶惶然。

章曙光向每一个问她的人耐心地介绍：“她是北京中心医院的尚大夫，我高中的同学。”说完不无得意地向四周包围她的人扫视一圈。这位形如女神的神秘人物是个大夫，就更加重了人们对她的好感。男同志们，不论年龄，个个都想请她跳舞。尚安妍谁也不认识，只好对最前面的说：“好，谢谢。”又对没挤上的抱着歉意：“对不起，下一个吧!”人们原以为她会很高傲地扬起头拒绝邀请，没想到她会这么谦和周到，对她的好感更加洋溢在张张青春焕发的面孔上。

好不容易等到中场休息，尚安妍已经太累了。她急急忙忙走到墙边，找把椅子坐下，直感到心跳气喘大腿酸，心想比会诊还累人，真不该来，耽误时间还找罪受。正当她用两眼在人群里搜寻章曙光时，身边突然响起一个稳重的声音：“尚

大夫，休息以后我可以请你跳舞吗？”

尚安妍急忙转过头来，只见坐在身边的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他的年龄应该有四十好几了，也许更大些。当他不紧不慢地说话时，一双直射你的眼睛，像是刹那间扼住了你，让你感到他的那句话就像是命令，不，比命令更能驾驭你、制服你。怎么会这样？尚安妍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她迅速向前面匆匆扫视了一下，发现刚才围在她四周的崇拜者全没了，在她结结巴巴不知怎么回答时，右边那个沉着而又安详的声音又响起：“你没有和什么人约定跳下一个舞吧！”

“没，没有！”尚安妍自知回答得言不由衷，又赶紧补充：“我第一次来，谁也不认识，除了带我来的章曙光，她是我高中同学。”她可怜巴巴地盼望朋友赶紧出现，可是连个影子都没有。

“章曙光，哦，”看样子这位长者不认识她的朋友，“没关系，到这儿头回生，二回熟，慢慢大家就会熟悉起来。”这个陌生人又开口说道：“我姓牛，叫我老牛就可以！”

“那怎么可以，我从来没有这么叫过长辈。”尚安妍慌慌张张地说道。

这位陌生人轻松地笑道：“你真是个单纯的姑娘，好吧，你就和别人一样叫我牛主任吧！”

“牛主任，您好！”尚安妍声细如蚊地叫了一声。

当音乐重新响起来的时候，尚安妍发现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了。这次没有一个人来邀请她跳舞，牛主任挽起她的手臂、搂住她的腰，轻松地转到了舞圈中央去了。

尚安妍后来多次回忆这几次跳舞时，牛主任都和她说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她始终记不起来。连他长得什么样子都不记得。她当时除了羞涩和紧张，还有些害怕。那个牛主任很会跳舞，她完全被动地由他带着旋转。她的紧张情绪却自始至终没有被甩出去，想尽快离开的愿望倒是越来越强烈。可是每跳完一曲，牛主任就会和她坐在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没有任何人过来参与他们的谈话，这是最让尚安妍惊讶而又不愿意的。当一曲欢快又急切的舞曲结束时，尚安妍已忍无可忍了，她抢先说道：“我得回去了，这些天上夜班太多，我觉得有点头晕。”

牛主任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不假思索地说：“我送你回去。”

“那怎么行，牛主任，我是和章曙光一起来的。”尚安妍又在人群里扫视章曙光的踪影。

“我让他们把你朋友找来一起走。”牛主任向旁边人招了招手，马上有两个人凑过来。牛主任向他们轻声说了什么，两人分别向两边走去，不一会儿，其中一

个就带着章曙光来了。牛主任对她说道：“你的朋友累了要回家，我送你们回去吧。”

章曙光受宠若惊地说：“多谢您了，牛主任，我爱人家就在这个大院……”

“那我送你朋友回去吧！”牛主任接过来说道。

“我们医院挺远的……”尚安妍还想作最后推辞。

“没关系。”牛主任说道。尚安妍求援地望着章曙光，她一脸兴奋地帮尚安妍把大衣穿上。

他们坐进了停在门口的小轿车，牛主任对司机说道：“北京中心医院。”章曙光在外边不停地招手，尚安妍不安地回头望着这个把自己扔给一个陌生人的朋友。

小轿车前灯划破夜幕射向前方，车上坐着惴惴不安的尚安妍和神态安详的牛主任。途中他只说过一次话：“尚大夫，不要感到不安，我们机关离你的医院不远。算是顺路吧。”

尚安妍悬在半空的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仿佛一下子落进了胸膛，她这才敢向后靠在靠背上，裹紧了大衣，努力让全身放松下来。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小轿车已奔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尚安妍发现，今夜奔驰在这条往日令她心旷神怡的大道上时，心中有种无名的压抑和恐慌。

以后尚安妍每次回想起这次舞会，就怪自己太荒唐，她去了她不该去的地方，结识了她并不想结识的人，决心一切到此为止！后来章曙光又给她打过许多次电话，都被尚安妍一口回绝了。章曙光又亲自跑到医院，动员她无论如何也要再去一两次，她已经受不了邝大姐那咄咄逼人的电话。不过这一切现在都没有用了，尚安妍坚决拒绝再去当什么“舞会皇后”，她把军大衣还给了章曙光。章曙光又去找程书记，程书记不无爱怜地拉着她的手说：“小尚啊！你也二十好几了，个人问题也得考虑啊。以后多靠拢组织，组织对你这样的业务骨干不会不管的。”程书记心中有数：这么漂亮的姑娘，又是业务尖子，干嘛要推到别人手里，自己周围的人还不够吗！

尚安妍抿着嘴、笑着把手抽回。她觉得这个年龄的女性，不管她是支部书记还是家庭妇女，有时说出来的话好像一个水平。几个星期过去后，周六舞会的阴影渐渐淡去，尚安妍又恢复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她以为她可以在医院的保护伞下继续她的梦想，可惜她的好梦不长。

有一天，病房住进一位病人，他是心脏有些不适，要住院观察。依照他的身份，他住进了一号病房。程书记来到一号病房看望了病人，病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后来发现，程书记的爱人还是他在晋北时的老部下，搞土改时也在一个工作